

第五十二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春秋部

(卷)
一七—三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七卷目錄

春秋部藝文一

移太常博士立左氏春秋書

請立左氏傳博士疏

三傳異同疏

春秋長曆論

春秋長曆說

左丘明贊

前題

謝隨王賜左傳啓

答劉之遴詔

左氏疑問

公羊疑問

穀梁疑問

鉅鹿見趙盾贊

延陵季子遇徐君贊

三傳論

三傳得失議

趙氏損益議

春秋無賢臣論

卜世論

進士策問

進士策問

明經策問

明經策問

漢劉歆

後漢陳元

賈逵

晉杜預

前人

夏侯湛

摯虞

齊謝朓

梁武帝

北魏房景先

前人

公羊疑問

前人

穀梁疑問

前人

鉅鹿見趙盾贊

北周庾信

前人

延陵季子遇徐君贊

唐劉知幾

啖助

趙匡

孫郃

前人

答殷侍御

答元饒子論春秋書

梁丘據贊

管敬仲讚

隨武子讚

東里子產讚

鴟夷子皮讚

疑經

吳季札論

秦穆諡繆論

上宣州高大夫書

褒貶論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五色比象賦

濟河焚舟賦

初稅畝判

前題

前題

前題

前題

前題

除朱震春秋博士告詞

除朱震春秋博士告詞

韓愈

柳宗元

前人

李華

前人

前人

司空圖

獨孤及

皮日休

杜牧

朱希濟

呂溫

陶拱

高邁

王之貴

趙栖簡

孔齊參

尹深源

高璠

張秀明

杜挺

朱欽宗

同前

經籍典第一百九十七卷

春秋部藝文一

移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孔子憂道之不行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至孝武皇帝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邇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祔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闕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總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

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往者博士有春秋公羊
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
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請立左氏傳博士疏

後漢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恐經藝謬雜真偽錯亂
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
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執守舊聞
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聞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
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遺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螺顯微辭以年數小差擬
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撻掩其弘美所
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
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
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盂不當遷於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
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
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
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

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
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
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
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
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
業垂於萬世後世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鄙
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名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
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三傳異同疏

賈逵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九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
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
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
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
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未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識
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為其傳詒藏之祕書
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
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儒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
左氏遂為重難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
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識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
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
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
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
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為堯
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

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
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
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
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
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春秋長曆論

晉杜預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
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
日四分之一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
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平邪指兩辰之間所以
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
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一遂與曆錯故仲
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以宣明曆數也
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
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
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
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
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
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復發傳曰
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

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大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今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類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求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時推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制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

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覈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曆也學者覽焉

春秋長曆說

前人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運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逼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大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今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

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類月有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推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制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今古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也按此兩篇並載百三名家杜預集注考索

左丘明贊

夏侯湛

世亂譏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志在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歛

前題

韓虞

丘明作史時維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誼宣聖旨曠代彌休

謝隨王賜左傳啓

齊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思勸挾策慈勛下帷眺未窺山箭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

羽堂其蒙心家藏賜書簾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
諷知厚

答劉之遴詔

梁武帝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
之遺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意十科
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
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
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仲舒云盛因修穀梁
千秋最爲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縷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
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暮促機事罕暇夜分求
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
所問也

左氏疑問

北魏房景先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釀從天
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
合卷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
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殺
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末期雖窮物履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公羊疑問

前人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
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吳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
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
胃禮不上通昏媾後燼四主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
無二統純風既設元牡肆尊體不虛革庶昭異聞

穀梁疑問

前人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
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
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
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震威
弗眷郊饗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
而制

鉏麇見趙盾贊

北周庾信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
願瞻城關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延陵季子遇徐君贊

前人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
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三傳論

唐劉知幾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
前漢專用公羊宜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
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
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詭譎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
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于治章句過訓釋斯則可也
至若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
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揭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
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言之又不得其情如
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
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耳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
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

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
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
形於傳懼權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
羊穀梁鄭氏夾氏諸傳而于固集中復有難左氏九
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
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
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
之於後云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
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之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
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
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
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
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橈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
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包佗國每事皆詳其長
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
才而膺受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
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
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
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
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譴言王子朝告于諸侯
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
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
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稱

龍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襲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淺深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所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于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史宥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也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

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儒者苟識左氏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聲替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離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郟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魯師滅項晉止僂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焉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就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基申誠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反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浸廢至晉太康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東晉云若使此書出於漢

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學虞東晉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千寶藉為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三傳得失議

嘆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末則每因典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論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策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况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若河海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

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于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鈞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楯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爾左氏言褒貶者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損益議

趙匡

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眞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况賢者乎予因尋得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與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皆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以窮精理也精

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爲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以爲用春秋答曰禮典者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爾故春秋者亦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爲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爲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末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嗣王卽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略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末之知也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歲聖典野蠶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己豈苟駁先儒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于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

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爾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徵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

春秋無賢臣論

孫卻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惡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陞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是風教大壞海內焚如

天不能陰鸞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間獄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

上世論

前人

周成王定鼎于郊鄴上世三十七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蓋以崇天命利生民非樂兆民之上也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于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特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上上世邪必也欲末其祥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下而左其德俾乎厥後特年世之未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哉而盛帝辛特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

進士策問

唐權德輿

問孔聖屬詞丘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尙列餘經豈脫簡之難

徵復絕筆之云悞子產遺愛也而路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袁宋宣公捨與夷而宋亂陣爲鵠鶴戰豈捷于魚麗詎以大難信寧優于牛耳子所習也爲予言之

進士策問

前人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遠傳疑儻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寧乃閏雨奚憂于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于義安乎許止闕于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于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觀機

明經策問

前人

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丘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復麟之無應因經筆以寄詞作爲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于筆削義例豈皆用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詭富慮失根本既學于是頗嘗思乎

明經策問

前人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于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于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曰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禘祫之修聘聚恭饗之方言晉大夫奚侯于借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減親未曰申邪寧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博尸于沈子復爲何者鄙夫未達有行嘉言

明經策問

前人

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例之可觀終誣詭而多失鳳凰啓兆陳氏不得不昌鵠鶴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於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難繫月而何嫌良八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說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生既充賦無辭說經

答殷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覺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輒自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忘情因循不能自強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動勤倦倦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迷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柳宗元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會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歸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起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間要論書以易教誨見龍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郢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微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單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義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思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

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拜

梁丘據贊

前人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易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觀晏子食寡肉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譏賢協惡民蠹國圯鳴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悖

管敬仲讚

李華

小白圖霸奪周服楚車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于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威行九土周王南面列國來朝朝服濟河心無動搖東夷左衽遷乎一朝邪歸衛存楚貢苞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害臆

隨武子讚

前人

周衰晉霸世有哲卿范武在秦晉國如傾將中軍師世主夏盟典禮攸典刑政以清神欽正詞國賴直清諸侯朝貢楚不敢爭告老歸政身全德明傳傳當岱首冠春秋楚子歎息趙文綱繆聲聞百代風暢春流

東里子產讚

前人

荆王管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揀首揀尾

踣不能起當炎獲濯國氏之子外明內斷頌與謗止入陳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新睦霸王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漆水

鴟夷子皮讚

前人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何慕翩翩若斯小粵霸興強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傳之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吝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尙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誨格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僞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識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詞皆小小者耳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關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慕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

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議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
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上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
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
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總統受命作周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
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
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
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得壽夢之脊命接餘
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
難不作閭閻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鳴
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
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易
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
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
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
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
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
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闔者
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
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
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讓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
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
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

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
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
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
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
繫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
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與誦死者無報
卒身獲於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
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周三載弗績
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稂
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
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遐荒豈計其所由來
况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
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
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
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士則自堯已降
聖人賢人率多貴顯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
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也禹公子也
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也春秋
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
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
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驅
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莊莊
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何成是也衛之良臣亦
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

褒貶論

朱希濟

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衛武子卿大
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
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
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
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
大夫之裔闔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闔辛闔巢闔懷
氏生為賈孫叔敖遠遊羅蓮子憑遠掩薳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
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其楚國為霸者用其
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
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
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勳勞臣也
用其子弟名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
孟嘗楚之春申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
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
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
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五色比象賦左傳桓公二年

濟河焚舟賦

高邁

乎湯泉燠化而爲炭概棹輿而爲煙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於天是謂天爲我赫怒焉地爲我震業焉林木爲我枯死焉山陵爲我崩齧焉千里而高鳥不遇四遐而猛獸莫前兄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開城郭而不出潛鋒銳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敢佑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實爲主反爲客秦實爲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尸於峭陵之下既而鬼得償前恥人得解厚顏四顧野清橫行而旋謀聲破晉山嘉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動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屬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盡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代典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威強晉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縣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偏之衡以秤九有撥奇拾異封非盡取若有一人兮近文章舍堅貞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繯以示誠事作焚舟而死不爲棄甲而生投軍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之何如哉言之不可以已也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初稅畝判

王之貴

飭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乘弊以斂輕或因虛而斂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是資仍鞭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贖官亦猶搜粟都尉冀立阜時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謀雖將實於邦府恐多奪於羣黎人其不足國將如何徵之以古則魯公之制雖循傳之於今惟有若之言可尚書初以懲變法之始計畝而示重稅之苛

前題

趙栖簡

大道既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征貢者不煩各修九賦之職取者非濫寧奪三農之勤惟彼所司於何妄作墮周公之垂法行魯宣之新政穀出不過籍已舉丘明之凡法遇變於人寧規商鞅之律眈則骨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乖所見夫栖畝分五穀之薦登德澤既滂和氣充塞誠可減從輕賦須允下人之喜遂行厚斂虛惠中尉之詞事則匪躬罪當諸已則履校減趾茲咎未深而剝牀以膚取凶斯在

前題

孔齊參

賦政任人取之有節體天立制惟變能通倚畝主司厥初稅畝稽諸魯策用採憲章雖怨咨之談實多橫議而損益之政或在權宜然則擇利而行何常之有舉以非法斯其病諸較其短長於是乎在

前題

尹深源

先王制禮將使田賦有經中古從權亦由國用不足履畝而稅侵農實多小東作詩見刺於譚后大桀爲論甫聞於魯臣既繁秒歲之征同起祁寒之怨徒欲

附上焉能服人且已効忠未爲干典當採議於中尉諒無嫌於所司

前題

高翥

周官立法唯聞薄斂魯用不供爰行大桀皇家布聖敬之明德貴因循之令典乃修弛賦之道不足宜陽之計什一而稅億兆以庸何彼所司率由非政不能和彼三事申物土之宜而乃鳩千庶貲成取怨之道豈自貉之爲制其於舊而不若臨財無苟其曰是乎於義或妄未爲能也惟此中尉曾無內省若利彼社稷則死生而之以教我彝倫在憲章而莫捨益之爲助空望於十朋孚則未終且成乎一握獲夷不同於入腹出否幸從於顛趾

前題

張秀明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鄰善以化實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算車移人豈和夫大惟知手舞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飲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爲斯亦奚問

前題

杜挺

郊賦有籍邦政是數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中田常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魯初有制變稅畝者作自哀公對蓋微乎聞諸有若所以人多怨咨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儲廣抑爲未也軍是本歟當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兵則不動人其以寧斯足解慍之時奚爲變法之稅中尉推過問失臣儀與人頌康當歸帝美兩執斷矣

一言在茲

除朱震春秋博士告詞

宋欽宗

勅迪功郎朱震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經之不用於世果邈何說哉朕比詔立學官用以取士命汝往處師席爾推明三家之同異與諸生切磨以求合於聖人之意罔俾漢儒專以命家則稱朕旨可特授依前官守大學春秋博士靖康元年五月九日

除朱震太學春秋博士告詞

同前

勅宣教郎朱震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特當時爲然使千百載之後猶凜然畏之此經所以久鬱而不明也朕比命列於博士訓迪諸生爾以修潔該洽而膺是選必能明聖人作經之旨使學者有攷焉勉稱厥職予則汝嘉可特授依前宣教郎太學春秋博士填見闕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九十八卷目錄

春秋部藝文二

春秋經傳類對賦

宋徐晉卿

經籍典一百九十八卷

春秋部藝文二

春秋經傳類對賦

宋徐晉卿

余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率合卷帙繁多顧茲謾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韻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間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說不摘詭以快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嘖嘖之資也皇祐三年正月聖日序

運及姬世天生仲尼修魯國之史策遵周公之典彝莫不編年示法繫日摘辭左丘明傳之釋義杜元凱

注之質疑十二公之事言用傳後世五十條之凡例式據前規有惠夫人實生桓子當平王遷都之末是隱公即位之始乃有樂伯獻糜二郤至奉奉七許絕大岳之禮一鄭廢泰山之祀八師人極議無駭克勝之由二求好於邦貴儀父會盟之美三族衆仲八詢名申緇六子驪請息肩於晉二荀息謀假道於虞二天棄商而久矣十二神亡號以宜乎三朱昭滅宗知底根之失所七鄭莊寵弟慮茲蔓以難圖元貴有常尊二禮有異數八石尙歸服十齊桓拜胙九向戌尤孟獻之室五韓宣譽季孫之樹二解頴而鄭國以亂四更驚而齊臣致怒八魯築王姬之館外禮彌尊元晉爲太子之城內讒益固十蛇妖禍鄭四豕怪害齊八強鉏不能衛足六狄侯徒後噬臍六晉逐楚於潁北十魯追戎於濟西八施氏沉卻舉之子一鄭人奪堵狗之妻五姜氏構謀軌死歸於魯國八子比魯立靈王失於乾谿三鄭息違言一齊楚結好九晉荀躒掩耳而走十一渾良夫被髮而諫七或驂乘以持帶十三或塞井而夷鼃六靈見梗陽之巫八魯生崔苻之盜十掩義隱賊驢兜招渾敦之稱八毀信廢忠共工得窮奇之號八伯有強死七鄭莊寤生元越椒有熊虎之狀四伯石是豺狼之聲八與決衣者表守國之意二獻縞紵者伸結友之誠二虞公奔彼共池因求寶劍十得臣敗於城濮爲悵玉纓十晉城虎牢二魯築鹿囿八婦姜貴聘而賤逆四鄭忽先配而後祖八魯賄荀偃也以壽夢之鼎九周分唐叔也以密須之鼓四楚王伐畔降許

子於武城六晉侯問四稅鍾儀於軍府九士會滅狄六廿戰敗戎七獻六羽而用六份五節八音而行八風上叔仲帶竊其拱璧十一魯陽虎納以大弓元雖未獲一吉人行父則庶幾免矣八而能流四因族重華則其成功同上晉驪戚田九魯略棠地五秦鍼之適晉也車有千乘元共叔之都京也城過百維元鄭子產善相小國楚商臣能行大事元韓厥奉觴而加璧因遇齊侯二郤至免冑以趨風蓋逢楚子六鄭莊有禮一齊襄無常八蛇乘龍而爲災於宋鄭八水勝火而不利於子商九號公無德而祿二楚圍不義而強元鄭曼婦人知莫救之必敗三然明君子識程鄭之將亡十四魯鑄林鍾九唐分姑洗四周內史知文伯有後元季文子謂齊侯不免五鄭國之井墮木刊元二郤瑕之士薄水淺六晉臣稱卻缺之善命以先茅十三伯舉桓子之賢當以瓜衍五莫敖救渚艾獵城沂一十穎考叔挾輿以走一魯莊公傳乘而歸九吳有越若腹心之構疾十虞得執翦唇齒之相依五楚國子文既毀家而紆難十宋邦公子遂竭粟以貸饑六十商臣忍人元狼瞫君子元杞生圖兮歌南蒯之叛二莠在門兮喻良霄之死三狐毛設其二旆十一文王獲其三矢四曹太子樂奏而歎也未免有憂九宋元公酒樂而泣焉誠知必死十五限霜殺叔元雨雹爲災四子產殂而仲尼出涕十太叔卒而趙簡甚哀四晉冀衛侯於深室十八秦舍晉君於臺臺五蔡昭侯兩佩兩裘已爲怨府三郤子惡五兵五甲更作禍胎七二裨諶能謀三叔向好直九楚滅江

也秦伯爲之出次文越圍吳也趙孟降於喪食文因龍命氏蔡墨陳劉累之宗昭以鳥名官鄒子述金天之職昭衛人饋錦昭宋公求珠哀塞夷庚而絕晉哀城州來以挑吳昭楚侍者知擠於溝壑昭絳縣師久辱在泥塗哀樂盈過周既思父驚之過哀華耦盟魯特陳祖督之幸文大官庇身哀舊職展體哀轅頰之奔鄭也既進其股脯哀葛盧之朝魯也又饋以芻米哀晉軍風於澤哀鄭車債於濟哀鄭享楚子爰伸九獻之儀哀秦饋晉侯乃用七牢之禮哀秦人入郟文楚圍圍江三戎昭果毅哀民生敦龐哀荀吳圍鼓而鼓人服哀晉侯伐原而原國降哀棟折榱崩子產心憂於鄭國哀三踊貴腰賤晏嬰指陳於齊邦哀三歲害鳥帑哀辰伏龍尾哀頓子祥事晉而背楚哀悼夫人齊魯以肥杞哀克黃得楚子以賜生哀士憂使祝宗而祈死哀僑如已獲宣伯由是以旌功哀陽州既降苦越因之而名子哀李隗就木哀懷羸奉匱哀先軫怒兮不顧而唾哀齊侯戰兮不介而馳哀公子啓五辭楚位哀鄧養甥三逐巴師哀楚國爭四上下手以決矣哀魯邦議戰小大獄由是明之哀荀偃羶疽哀晉侯惑蠱哀或驂絙而止哀或膺動而鼓哀髮之短者齊欲勝吳哀釐之長者楚仍夸魯哀伯禽始封於魯國土田陪敦哀蚘冒肇啓於楚邦筆路藍縷哀秦伯改館哀晉侯加籩六穆叔辭金秦之樂哀郤至驚地室而縣哀神牽執公之鑒哀二天假晉侯之年哀二箕之役先軫黜於狼臙哀夷之蒐賈李戮於夷駟哀許悼告終仲尼

加世子之罪哀晉靈被欲董狐書趙盾之愆哀有執膳戎有受賑此養神之節也則劉康公之言可準哀聘而獻物朝而獻功此事霸之禮也則孟獻子之言堪崇哀七札夸由基之射哀六鈞傳顏高之弓哀晉侯治兵於絳上哀關止失道於奔中哀魯討須句念實司於太皞哀楚滅夔子因不祀於祝融哀魏犇東冒哀楚王傷目哀華臣弱臯比之室哀子重殺巫臣之族哀伊戾譏令宋哀莊死哀無極譖兮朝吳逐哀晉獻將廢於太子衣以偏衣哀魯昭欲寵於家羈賜之輕服哀伯宗避重哀荀吳驅衝哀臧文仲宿於重館哀叔孫豹食於庚宗哀子千食百人之餼哀桓子獲千室之封哀楚王漢辰克哀齊侯三日取龍哀二歲在家韋長弘識蔡侯之禍哀星出姜女裨窺知晉國之凶哀屠伯饋羹哀考叔舍肉哀賜魏絳以金石之樂哀命士會以黻冕之服哀子產之爲鄭政也田有封洫哀趙武之相晉國也民無謗譏哀鄭由子突三覆既踣於戎師哀晉用賁皇四卒更敗於王族哀伯有公怨哀季子私言哀趙宣子秣馬蓐食哀僂負竊真璧盤殮哀三封非不遺於下體哀葛藟能庇於本根哀不虞制人坐見燕師之敗哀無謂郭小行聞魯卒之奔哀二城彼緣陵哀盟於曲渚哀潘崇掌環列之尹哀趙盾爲旆車之族哀二鄭之火也出新客而禁舊客哀宋之災也徹小屋而塗大屋哀衛獻公與言於孫子不釋皮冠哀鄭子產將見於晉侯乃加戎服哀楚子汰侈哀文王惠和哀蔡昭侯沈玉而晉漢哀三晉文公投璧而盟哀十四

申包胥依牆而哭哀齊莊公拊楹而歌哀二棄甲復來念宋謳之頗衆哀守陴皆哭傷鄭難以滋多哀政在務三哀國不堪貳哀虞食屈產之乘哀二晉受鄭人之駟哀二兩子猶受申豐之貨哀六珠一簞趙孟得吳王之賜哀樂鉞執楫以承飲哀六魯侯申宮而徵備哀祁奚稱善不避親而不避讎哀魏舒舉賢以爲忠而以爲義哀二衛多君子哀二禹稱善人哀六夫差三年而報越哀十長萬一日而至陳哀二鳥獸之肉不登俎哀藟繁之菜可薦神哀三築室反耕楚衆而惟將守宋哀裏糧坐甲晉人而且欲擊秦哀二孟明焚舟哀三繞朝贈策哀十楚城陳蔡哀一晉滅虢哀五莒子之城已惡哀八虞封之車甚澤哀二卻犇傲而取禍哀觀虎勇而見獲哀三賂以紀獻齊將致於晉侯哀二樽以魯壺周用享於文伯哀十宋佐後至哀四州綽先鳴哀二襄仲殺嬖而立庶哀十季札哀死而事生哀二杞子掌北門之管哀三屈罷簡東國之兵哀十楚問倚相之譽哀十晉推董史之名哀二竊藏而迷頭須有納君之志哀十握節而死子甲無廢命之誠哀文御廩延災哀十宣榭遭火哀十狂狡失禮而違命哀二晏子去否而獻可哀十雖陽虎而顧東哀九且楚人之尚左哀八安子祀廟趙孟感於前勸哀十鳩公立宮季孫免於後禍哀元郭榮扣馬哀十衛獻射鴻哀十杞國用於夷禮哀十七伊川變於戎風哀十二周襄王不忍小忿哀十四宋華元且多大功哀十五幄幕九張子產適宜而相鄭哀三十革車千乘魯昭習武以蒐紅哀八莫敖趾高哀三十楚王心蕩哀莊晉士會問殺悉之禮哀十周公閱辭昌歌之養哀十三二五耦譖於申生

莊二十一年享於土穀十一叔魚鬻邢侯之獄足顯
食焚四昭皇戊攝鄭伯之辭可知邢枉成邢悼朝魯
仲以和羹而諫齊侯十一單頃公同盟雞澤鄭子
然侵取大丘五衛獻啓服之馬楚獲余皇之舟
日之糧用彰有信十五轎秦備一夕之衛人見多謀
楚有三魚里觀優十八楚宮振厲十八狄有五罪五
楚有六間六子常賄而信十七楚王汰而慎諫
昭文公施三罪而服晉克慎邦刑十一魏絳陳五利
而和戎用蜀國患四晉殺狐突十三楚滅麇封昭閻
廬居不重席元伯有飲必擊鐘十三封伯禽以殷氏
七族四分唐叔以懷姓九宗上韓原敗師晉惠懷諫
而違下楚丘封國衛文務材而訓農二夷吾奔
梁六子囊伐鄭八智伯愾而好勝十七二樊須弱而用
命一十雖夫婦以爲賓十三亦男女之辨姓十八命
絳老作乎縣師三使敬仲爲之工正太叔對
禮於趙鞅始辨禮儀十五國僑問政於然明方知政
令十五物莫兩大十二事無二成八歌詩則齊有異
志六吹律則楚多死聲八聽衛則憂而不困二
十歌魏則險而易行上隨會有足使之智三魏萬
有必大之名元司徒妻與之石第新築人請以繫
纓上韓起食淫求玉環於子產六晉侯譏惡賜金
決於申生四敬仲辭卿莊二國僑讓邑十六子羽銳
敏一十邪莊十急三將欲修而車賦八必在險其走
集十三雖行李之往來十三亦鼓譟之出入五慶封
好田而嗜酒坐見憂生十齊侯棄好而背盟行知

禍及八宋見星隕六晉聞石言八皆展奪公子
之秩元齊侯斂大夫之軫十子蕩以弓楛華弱六
晉人以幕蒙季孫三南廡而始以費叛二黑肱
而終以濫奔十一桓子功而賞狄五趙衰侵而處
原十五棄室而耕美季札之守節四易位而令諸
魏子之干尊元救災恤鄰三取威定霸十七一則
修陳而固列六一則載燧而風駕文莫不服冕乘
軒五行爵食炙上申生哀歸肸之譏四合比被埋
書之詐六楚子玉治兵之日鞭者七人十七晉文公
報惠之年退於三舍十八世濟其美八天誘其衷
十八無忌之有疾也議於韓起七宋穆之將死也屬
於殤公三五星隕墜而化石六六鷁退飛而遇風
欲迫於宜僚承之以劍九楚將優於郤至問之以
弓六魯作晉盾八載爲虞表五楚子問鼎形之輕
重三衆仲答羽數之多少五史趙言魯必爲郊一
伍員諫吳其爲沼元適乎宋野闢職聞艾殺之歌十
戰彼韓原秦伯獲雄孤之兆五陳歡如忘七那
遷若歸四晉文公受戎路之服八衛文侯衣大布
之衣二仲孫既省於魯難元秦伯又輪於晉饒三
且陳衛之方睦四實晉鄭之焉依六晉臣貪天之功
人難競賞十四魯史諱國之惡誰敢爭議元天生五
材七武有七德二卻至驟稱其伐六紀侯大
去其國莊子產撥虺尾之謗四荀息竭股肱之力九
伯宗實好其直言五展氏得無於隱五鳥鳴
毫社非祥既告於伯姬三龍見絳郊達識更彰於
蔡墨十九晉臣羈絏十四秦僕紀綱上魯三桓獨季

孫太盛五鄭七穆唯罕氏後亡十二子雅辭多受少
十國僑就直助強十三季平子行於東野定衛莊
公踰於北方七十會有常儀歸餼必致於地主五十
取無正禮求車可請於天王五十蓬龍匿情三郤
至分謗二周重三恪之客五十宋輕千乘之相五十
事順爲威而逆爲否二十師曲爲老而直爲壯十八
宮之奇以其族行五十宋茲父能以國讓八郤莊公車
先五乘雖取遺言三宋文公梓用四阿更從厚葬二
去疾莫如盡元樹德莫如滋上周子兄謀非辨十
八鮑莊子知不如葵七十魏顆敗秦師於輔氏五十
士燮會吳子於鍾離五十季孫樹於六橫四十葛盧辨
於三犧九十夾谷會時孔子相齊魯之禮十大宮盟
處晏嬰飲崔慶之辭五十鄭伯先歸四孔張後至十
六渾良夫犯其三罪七十沈諸梁兼其二事十衛
侯薄醕十三陳氏厚施七十王師敗於茅戎元秦卒
散於麻隧三十晉復公瑁之封八齊歸汶陽之地二
逼微舒之母陳靈以無道遭戕十納閭職之妻齊懿
以不君見弑八十唐成弄馬三晉靈嘆二乞術聘
魯二十伯姬會洸七十宋怨澤門之哲七十齊歌魯
人之阜十一一見惡如去草元逐寇如追逃七十穆有塗
山之會四十康有豐宮之朝上趙孟詩欲鄭邦之一
獻元吳王棄禮徵魯國之百年七十魏公之祖分勳在
王室五十原繁之先兮典司宗祏四十毛伯賜魯文之
命文十晉侯受公孫之策三十楚國既烹於石乞六十宋
人復醢於猛獲二十女寬歎食蓋欲悟於魏舒十八
考叔請實將施於鄭伯元十祁奚請老三十伯華得官
上同趙鞅以鐵鑄刑鼎十九十季孫以鐘作公盤二十十樂

王錡請豹之帶元范獻子求姑之冠十二呂錡退泥而射月六聲伯泣瓊而涉洹七楚圍取蔣掩之室十三鄭人斲子家之棺十晉有秦憂爲州兵而拯急五魯多齊難作丘甲以謀安元彼高齡兮百兩一布十六此秦伯兮千乘三去五楚軍右轅而左宣鄭師先偏而後伍五天王狩于河陽十八晉侯盟于踐土上司馬牛致珪而適齊四蕩意諸效節以奔魯八楚金欲鑄於三鐘八晉鐵乃賦於一鼓十九秦伯素服而迎明視既以知臣十三叔武捉髮而逆衛侯亦惟戀主八聲子斬鞅十六伯禁汰轉四莒人滅鄆而鄆恃路六齊侯滅萊而萊恃謀上執鉤樂樂之用十三戈捨長秋之喉文太叔之奔共也故曰共叔元晉侯之納郤也謂之郤侯元天道遠而人道邇八十家量貸而公量收三贖華元者以百駟之馬宣二犒秦師者以十二之牛三能禮國人宋鮑得親賢之道文不毀鄉校國僑知議政之由十一穆子投壺二齊侯舉矢上或擇善而舉十九政類能使九既哀樂而樂哀五亦喜憂而憂喜二十晉童以甲劫樂書七越俘以刀弑吳子十九魯昭之出在季孫十五衛獻之政由甯氏十六季友念原仲之舊葬禮非焉七韓起結田蘇之游立之可矣七登車望陣六馮軾觀兵十八楚幕空而樓鳥樂十八齊師遁而班馬鳴八寺人柳熾炭于位十晉士爲賓新於城五文辭何爲謂子朝之千命二十名器不假惜仲叔之食榮五生而有文元死而不朽十四晉文公朝以受策十八楚平王拜而厭紐十荀偃親受矢石十重耳躬擐甲三叔弓卒而

魯廟去樂五荀盈死而晉侯飲酒九魯穆姜辯而不德九宋共姬女而不婦三幾先楚使雖知乎鄭昭宋聲四魯始齊臣但見乎崔薄慶厚七魯燕雉門二齊饋魚軒二曹人致饋之禮四宣伯俾穀之恩五秦晉匹而夫婦正三姬姑嫜而子孫蕃三獲雉而賈妻始笑五生子而息婦未言四男有室而女有家葬儀豈紊八公當享而卿當宴禮斯存六晉似齊牛三秦如犍鹿十背盟孔達二歸罪先穀三魯侯祓禩而禳九子家易殽而哭元宣子田于首山宣魏舒獵於大陸元鄭厲入而遂殺傅瑕莊衛衍歸而乃讓太叔十六二楚子觀兵於周疆三成王定鼎于郊同駘師既克范文子豈敢矜功二晉賞雖行介子推未嘗言祿十四孟當秋出五蟬自冬生上車裂觀起十二藩載樂盈上郤宛卒兮楚國謗十七良霄死兮鄭人驚七雨入高魚之實十六水灌徐子之城十三不知貽譏藏文仲山節藻稅文非儀致請魯莊公刻桷丹楹十四侏儒敗郤四思因鄭宣宋左師簡而禮元樂王錡字而敬元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十魏戌有守心而無淫行十八曲梁之役揚干由是以亂行三城濮之師祁驕於焉而好命十八文王用衆二楚兵連鋒三魯定築蛇淵之固十臧紇斬鹿門之關十三處父有侵官之罪文樂書無離局之姦六畢氏後占名冠萬民之數元成季先卜位參兩社之間同慶克蒙衣七楚子投袂四晉惠公情於受瑞一楚越椒傲於執幣九鄭伯之弟不義元周子之兄無慧成十八兩用元此失於慘然處文之未盡元此類尚多

登於三量齊民歸陳氏之施三範彼一鍾鄭國感子皮之惠十九楚氛甚惡十七魯祲非祥五文伯豫知於鄭火六裨黈先見於陳亡九楚靈王殉以二女三秦穆公殲以三頁六雖晉國之荐饑且將乞糴三十秦魯邦之大旱便欲焚延十一兩釋繫囚四三肅使者六鄭黑肱黜官而薄祭十二蓮子馮無祿而多馬上仲由爲季氏之宰將墮三都十昭公孫齊侯之邦請致千社十五蒐萊補卒六深壘固軍二十子皮爲鄭國棟樑十一陳氏作齊邦斧斤五鍾紀魯侯之伐九鼎銘考父之勤七庚宗婦人執雉獻於穆子四楚邦公子用馬見於鄭君六神既福仁五天寧假易三周歸仲子之贈元秦贈成風之襚九叔向謀而鮮過十二吳王度不失事十一韓之役穆姬乞歸於晉君五十穀之敗文嬴免囚於秦帥十三得一夫而失一國三除三惡而加三利四楚囚操樂既不忘於楚音九鄭卿賦詩且不出于鄭志六子木庀賦十五齊侯省刑三辰主商丘之地元參爲夏土之星元伍員諫吳而滅越元管仲請齊而救邢元晉荀偃卒而猶視九楚成王諡而乃瞑元允當則歸楚子備知於軍志十八見可而進士會先達於武經十趙孟詵偷三華元言疾五齊慶封與盧蒲易內十八晉祁勝共鄆滅通室十八季文子無藏金玉五孫文子不聽琴瑟十九敗俘授敵當晉侯克楚之年十亡訓卒利兵是趙盾敗秦之日七祝幣史辭梁山崩今用以行禮五貶食省用魯邦早今因以垂規十一向戌請免死之邑十七孟明慙拜賜之師二睨其目而瞻其腹二食其肉而寢其皮